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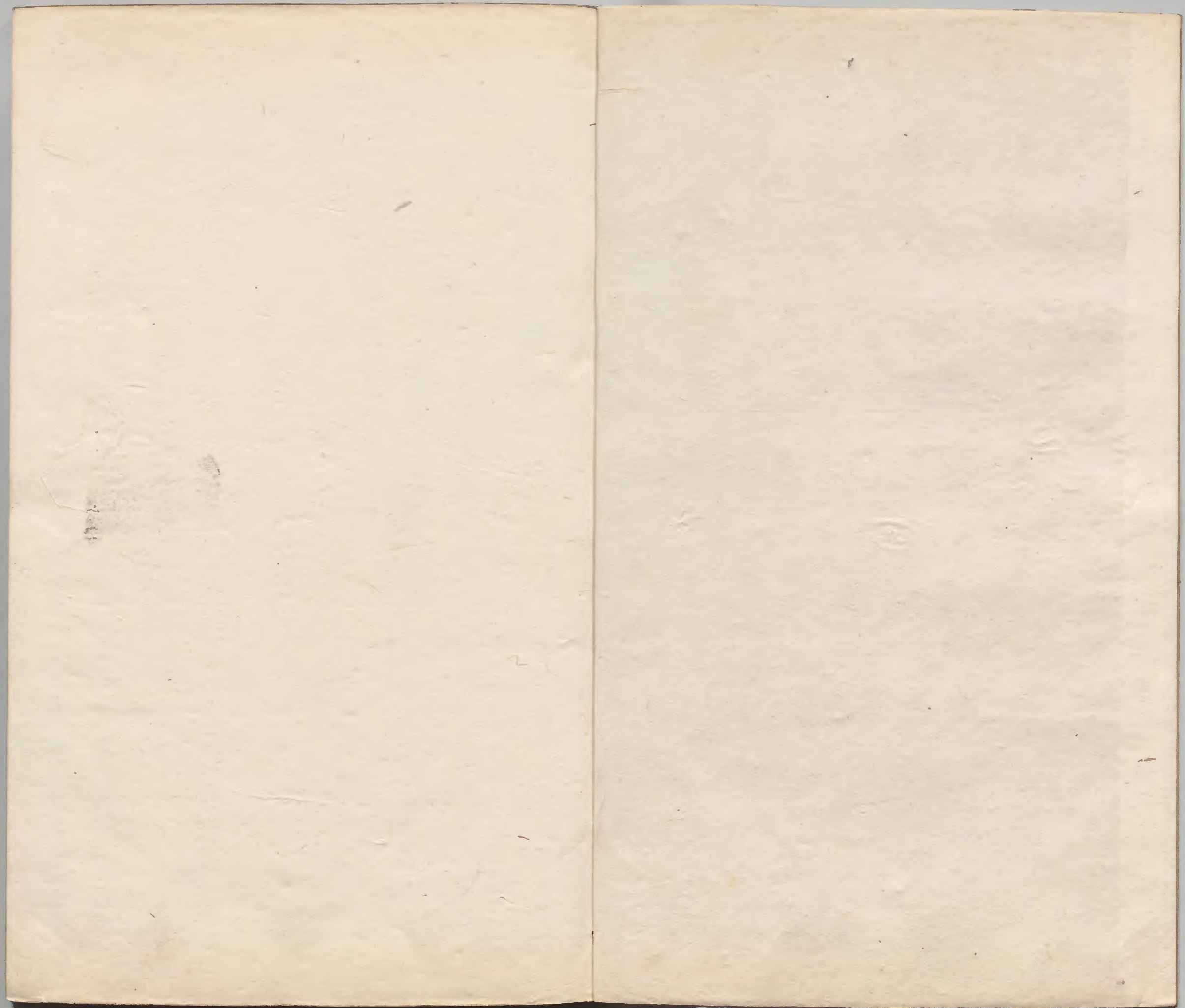
八十二之八十七

補

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57
冊數	42 ( 27 )	
函號	利	21 1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二

商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呂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

大學後章補注卷之十二  
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謂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夫周公之慈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習之。頑獷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寬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幾其從吾之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撫頑民之法無踰敬言

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臣按。民之為民。有脩者。亦有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脩。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

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為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十二年。世



大學後集卷八十二  
父子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愆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而一般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為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為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為之動勦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謹愆之心有由然也又事出於一精今前賢說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又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籍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侈。百邪竝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之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由是以觀。則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

求其對病之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



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之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患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旣得寬猛之宜。而其處民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旣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爲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

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爲治者。知古訓爲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啟其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論。頒布經書。俾其讀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爲政而爲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鄉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為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為持循之具。是則為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道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為制度。凡所乘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則

有餘者不敢恣為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眾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文翁造小  
步詣京師  
就學非自  
為教也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

必皆及也。蓋與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為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承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為之指。教有經書以為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欣然以從。翕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

之任也。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向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謹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掾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議定而後  
可行所謂  
觀會通以  
行典禮也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

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蓋民之所以貧窘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其制。婚嫁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者。民間一遇昏嫁喪祭。富者傾貲以為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說之眩惑。遂至破產而流於荒淫邪誕之域。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亦或有之。漢之時。異端之教。猶未甚熾。今去其時千年矣。世變愈下。而佛道二教。大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禮以正人心。息邪說。則民財愈匱。而民性愈蕩矣。幸而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

敕有司。凡民間有冠昏喪祭。一依此禮以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古禮爲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亦不在陞舉之列。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於此。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瞻助貧窮。獄或八年。亾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博。遷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爲

條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曰。詔以稱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爲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爲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

尚以黃霸爲法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更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

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還。而自責。輟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

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鬪。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為守令者。苟能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遜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為教化不行。而任咎於已。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為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為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之亭長  
共官  
如此

仇覽為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



能以教化化民爲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爲務。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

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卽造立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蘓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

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謂中州之域。漸染金元之風。猶有同炕之俗。其為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井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貨產以備牲牢耳。宜為明禁。惟許以鷄鶩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師巫。蓋民愚而惑。苟有

疾厄。必事祈禱。雖冒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教誘之人。則自然止息。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業。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

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一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刑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民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自此潮人日趨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常哀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哀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官。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於正歲耆老來賀。作文一篇。口為吾民者。父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

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嘆嗟。翕然從之。學者興起。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三 冊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晉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爲滿

朝廷苟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教爲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禮我

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

余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徃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

如東有舉  
女者亦有  
不舉子者

大學後書卷之三  
爲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  
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竝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  
爲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

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  
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  
正身齊家以爲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  
遐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踈遠者  
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爲治  
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  
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囿於道義之中。而  
爲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之人。布吾之  
政教。丁寧告戒。使其知  
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爲政必以教化爲先。

變不美之俗以為美化不良之人以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風士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治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此語之中而*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三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也。表厥宅里彰善癉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



大學後義補不卷八十三  
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呂祖謙曰榮辱不止于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

旌別之本心也

陳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爲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爲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爲治在乎明好惡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嚮方趨於善而不流於惡則俗尚正而治化

可成也。苟混混然而無所旌別，則為善者不知其可為而自怠，為惡者不知其不可為而日肆矣。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別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吾何可不為善乎？其別之也，則殊其井疆，使經其所者曰：此惡人之居，君上所以瘳而異之也。如此吾何可為不善乎？遠近之人聞其風而興起，目其事而驚戒，不徒行於一時，而其風聲流傳，且至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

而其大要歸於使民為善而不為惡。著之訓戒者，感之以言，樹之風聲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言則有時而已，示之以形，則終古常存。欲其每視于目，常儆于心，無時而或已也。感化轉移之機括，此其一乎。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紿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者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教學之方  
只是一變  
難到手以  
左右民益  
巧變而安  
之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三  
三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孔穎達曰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黜退惡人

陳澹曰命鄉簡不帥教以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元日所擇之善日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而又左右對移以

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臣按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趨於善而不爲惡則必有崇尚簡別之法焉蓋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別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于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

之官。所以上賢而簡不肖也。然其所謂賢不肖者。乃學校所養之士。蓋以輿地之大。生齒之衆。無由人人以表別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為秀士俊士焉。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為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為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

尚不至此

用無窮矣我

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第者。即進之于上。而有司為表其門。其屢試無成者。即黜退為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善癉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陳祥道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于惡。則惡者其偽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于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

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矣。

臣按章善癉惡之言出于畢命善善而章之則表厥宅里惡惡而病之則殊厥井疆先儒謂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于義理民情所以不貳也。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馬晞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

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嬪則旌表其門而為盜竊屢犯不悛者則具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于郭賀賜之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聯見而聞之寧不惕然而悚忻然而慕乎。

大學後集卷之三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慮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臣按前代旌表節嬪不止一桓嫠見于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蓋嬪人之德雖在于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在于貞烈焉柔順仁也貞烈義也于夫衆人委順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爲人女爲人婦爲人母者咸知違理之可羞而一惟禮義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復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坟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嘆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傳有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家則一家正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翕然歸化是豈無故而然哉蓋父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三  
子既定。則長幼有序。族屬以和。家齊而國治。自然之理也。先王有見于此。雖匹夫匹婦。以孝名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復賦稅。俾州縣以時存問。蓋欲砥礪斯世斯民。使之厚人倫。移風俗。以成治化之美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

### 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毓。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

臣按天下之大。起于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然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鳥獸必相與群。于林藪。魚鼈必相與羣。於川澤。惟能群。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

況于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屬。有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然後可以久處。而至于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割門戶。相爭相奪。甚而相鬪。訟相戕賊。不思吾有身體。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為兄弟。吾之兄弟。即吾子之伯叔。分而異之。推而遠之。雖若疎異。然原其始初。皆出于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于斯。于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

者。必旌表焉。雖曰為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兼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于浦江。鄭氏加以恩數。或有誣讎之者。輒赦不問。既旌其門。又屢擢其子弟為顯官。每指以風切當世。

登極之初。即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嬪。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詔天下。輒載其事。以



申飭有司。又于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也。

以上嚴旌別以示勸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四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專也善也。恥名

之浮於行也。

鄭玄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

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

大學後身禮 卷八十四  
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爲謚耳。

陳澹曰。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誅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大學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

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

以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樵曰。古無謚。謚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

周諡曰。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

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

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公季作謚。周公

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人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孔穎達曰。言謚。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

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公叔文子之

子戌。請於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類者言此類

聘問之禮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為誄。謂誄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

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惠小而貞  
大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澹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

可以速而  
速

也。

臣按。謚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慈惠愛民者。愍民惠禮者。錫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爲文。以勤學好問爲謚。公叔文子之得爲文。以錫民爵位爲謚。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朱熹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請謚。衛君謚以貞惠。文子見

於禮記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得爲文。初不以薦臣同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己。齊事君之美而稱之。謂其所以得文之謚。不但若此。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謚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焉。無愧於文之謚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

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公美而與之。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報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

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為尊者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



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形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勵世以為勸懲者。非徒有一時之賞罰。而又有百世之榮辱焉。百世之榮辱。謚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後世之人。不必考其履歷。究其始末。一聞其謚。即知其人。其所以勸化人心。使之為善。以持已。盡忠以事君。其激發之機。轉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

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說。而各為之法也。其說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為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克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克姦回弑逆。謚之以荒。固為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克為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下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臬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



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於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一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謚。不足以爲勸沮。

非魏鄭義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義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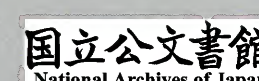
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接禮曰文。

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

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蘓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誼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命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

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恠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疊為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



彥博謚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又請謚。太常謚曰威。左司員外郎崔履駁以知運卒時。賙贈已加。今已踰時。不宜謚。獨孤及重議曰。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討平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獎久。

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

臣按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一字之褒。榮於黼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臣於贈謚之典。亦云。蓋爵祿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至於贈謚。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權者。乃懷生前忌克之私。當予而不予。狗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於名教。

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于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

之正人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蓋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詩所謂好是正直。光蓋有之。仁宗其書所謂從諫弗拂者歟。其後

大學後集補卷之十四  
光薨卒得是謚其真無忝矣。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

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爲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益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矜於所好而自敗其彝

大學衍義補 卷之四  
典。何不思之甚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爲謚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未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尙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

此必有居  
中主之者

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爲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于一時之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爲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爲謚法。以爲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



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舉贈謚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四 終

舉贈謚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上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井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

太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間。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注洋大海。稍井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

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秦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於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借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猶歎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乎南焉。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日者也。况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耐音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嘗當天下，則其兵馬之彊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

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為

國家饌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借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

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為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與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

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召誥惟二月既望十六日也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鎬京

則至于豐豐鎬至洛邑俱三百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古語三月惟丙午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殷之衆庶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役書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

周公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迺遷而來也卜宅者

用龜卜擇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

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

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

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度

曰高低度厚薄仞曰度深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乾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

意又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  
 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瞻  
 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  
 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  
 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  
 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  
 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  
 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哉始也生鬼十六日也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條

本洛誥文誤在康誥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  
 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如逆復之復子明辟辟君也

予惟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朝至于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

河非黎水交流之內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使來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卜之兆

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  
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  
公得卜復命于王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  
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  
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濩廟  
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  
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  
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  
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泄四海  
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  
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  
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  
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  
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  
有宅洛之舉亦猶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

太祖繼之而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

南澗非遠  
與並建兩  
京之說未  
可奉命

竝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  
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  
不甚遠也。惟我

朝則以南并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  
會也。仰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  
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  
金臺為其樞。竝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  
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

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徙都也于豐即崇國地。在今鄆縣。文王君也烝哉。其七章曰。

考稽也卜維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

之作邑居也。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  
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  
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  
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五  
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  
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  
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  
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  
文王始營鎬邑。至于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  
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制爲鎬京。蓋其所以  
遷者。以勢益大。人益衆。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  
疆盛之時。而爲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  
遷也。是故自郃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

亦不可行  
于有事之

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而東。遷則淪于  
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  
至於衰微而遷者。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  
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  
微也。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肇也。域彼  
四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  
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

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整救貌赫赫盛顯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為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為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 上

萬國多歸寧為藩其之命夫爵之六十萬道而  
禮順其意也以赫赫然於新聖靈香香以  
也亦京師以治四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自京師治四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入而及亦以治安其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風整之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夫我益亦以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神聖曰高宗中興王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未竟曰高宗中興王之制亦帝王以聖聖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六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

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鄭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

后世無溝  
迫所以無  
經理

大學後身補卷之六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塗。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為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內而環拱之。如衆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衆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

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爲內朝何者爲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於掌邦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爲民而爲之立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非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於此是以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觀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獻藝爲政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獄

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洛邑在周時爲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於此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於中國故

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說。蓋盛稱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中國皆然而洛邑乃其要會焉。故為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前。則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為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

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鄭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大司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



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大司徒總其凡。土方氏專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音玄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道為經九緯。東西之道為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玄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

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先水地。以懸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槷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井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

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營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始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子所都為京師焉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其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

此法不脩  
不知誰嚮  
之而然此  
又不可解  
音

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嚮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亾，其未亾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嚮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

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亾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爲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皆不復振。而有亾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蓋謂衰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遠夷狄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山川河東。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為三河。是三郡者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為運道。達于河。即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也。我

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蓋海道以天為界。地界已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蓋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為。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從天下豪桀十二萬戶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起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紂古累字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執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亾，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曰：西都關中。

陸贄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漢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一半，可以養力俟時，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

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乃戰國陋僞之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平。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

九學後義補卷八  
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  
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  
今

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  
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  
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  
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  
恐其反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  
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  
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

已哉。

高祖八年。徙齊魏大族豪桀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  
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  
中少民。非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  
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有變帥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  
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  
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

大學後義補卷八十一  
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  
有不贍。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亾而已。  
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爲實哉。必也寬之以  
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歛科賦。視諸民爲減  
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

臣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  
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  
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  
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公此言亦  
缺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  
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  
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  
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  
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陝西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  
閩。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  
陛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



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秦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亾。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亾。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脩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竊以爲古之大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爲界。相去二千里。

大學後集卷之六  
而爲國遠慮者。猶建議速脩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

京城與北虜爲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烏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

盛時所都也。曰幽燕。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爲九州。或爲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

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

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則秦漢以來得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洪惟國家得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黃帝以來之境土承傳堯舜以來之位號況所以建極以圖四方之治者又在黃帝堯舜之故都則其所以繼志述事以上承

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謀者烏可但已哉雖然黃帝堯舜固所當法女真韃靼尤所當戒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上都邑之建下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七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城池之守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

大學後集卷之七  
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  
吳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爲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脩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

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爲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爲之城郭爲之溝池爲之關隘爲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爲險固之備內焉而爲之垣墉外焉而爲之城池又遠焉而爲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

有關以議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魏絀萬旅。虎豹九關。京師地大而人衆。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

也。孔子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徒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也。大也。彼韓城。燕召公之國。師衆也。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

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南

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

大學後義禮卷之二十七  
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

朝廷命鄰邦合力爲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士。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竝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竝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竝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池以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為險。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為力。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說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



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池深，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去聲已。大人世父傳子及兄傳弟以為禮。城內

郭外溝池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

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

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

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

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

事也。人君而如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

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

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

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

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

禮。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爲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日至而

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翰。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爲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爲也。況可非其時乎。是以善爲國者。恆於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爲之必以其漸。成之必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二十七  
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爲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

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圉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爲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

大學衍義補卷之二十七  
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請于天子。况遷國築城乎。若

非奉專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苟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倣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大學後集卷之二  
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瞭扃鐃。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

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勝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爲守。今天子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爲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

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

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

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

京師。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

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郭。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也。夫郭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

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郭則郭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況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蔣外獵

叔孫敖也。

城沂

楚邑。

使封

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

財用築用之具平板在兩旁障土者榦兩頭立木稱量輕重畚盛上器築實上

器取土用物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議遠察邇均其勞也略行也基址城足

具乾食餼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脩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

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

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謂日以啓工。至于某日當

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

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

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

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

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

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

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



大學後集卷之二十七  
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爲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旣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爲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爲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爲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

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

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

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爲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竝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

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七 終

大學後集卷之八

天

國河非其難而不文難

以上知微之

附錄圖并果安本

